

冯白平 著

# 子嬰河之恋



长江文艺出版社

# 子嬰河之恋

冯白平 著

12^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子婴河之恋/冯白平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

ISBN 7-5354-1888-0

I . 子…

II . 冯…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7417 号

责任编辑:韩 敏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小 加 责任印制:周铁衡

---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E-mail: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中南三〇九印刷厂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0.375 插页:2

版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500 千字 印数:1—1100 册

---

ISBN 7-5354-1888-0/I · 1477 定价:28.00 元(简精装)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自序

生逢乱世，少小从军，戎马一生雄似虎；老去离休，寻章摘句，长吟诗赋竞风流。我魂萦“文以载道”之梦，奋斗五年，挤进作家协会大门。

本书主人公乃江淮才子。书中写他一生的拼搏和他先后与四个女子的爱情生活，霜天晓角，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惊心动魄；花前月下，温柔乡中，生离死别，情思绵绵。

本书以他一生的命运沉浮为主线，上溯其先人身世，对我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矛盾作了一成一旅形象的表现和评判，以观照和聆听近百年来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前进足音，预兆祖国的未来。

本书正文分为三卷。抗日战争乃我国近代史的重头篇章，故抽出抗日救亡的一个情节作为“引章”置于正文前，既为营造开篇的忧患氛围，又是让书中重要人物提前亮相，以方便读者阅读正文。第一卷着重写了主人公的求索和觉醒；第二卷写他在抗日、解放战争中的命运沉浮；第三卷写他在建国后的命运沉浮，着重写了他在“抗美援朝”、“镇反”、“四清”、“文革”和反腐败斗争中的遭遇。

由于描绘人物性格和素养的需要，由于表现生活深广和生动的需要，由于评判历史和现实是非的需要，书中广泛地涉及了文史哲政经兵、儒墨道释法杂、诗词曲赋书画、音体美舞医食诸学科，如有不当，恭请慧眼读者教正！

## 引 章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一天。上午，云川镇子婴庙前雕栏玉砌的子婴大桥上锣鼓喧天。青少年们起劲地敲打铜锣和皮鼓，哗哗挥舞“子婴庙小学抗日演讲会”的标牌，召唤人们进庙聆听万晓天校长的抗日演讲。子婴大桥下的子婴河水卷着锣鼓队缤纷的光影和热情的喧响急匆匆向东流淌。

云川镇子婴庙建于公元前207年。那年，指鹿为马的赵高兵逼秦二世胡亥自杀；九月，秦始皇之孙、公子扶苏之子秦王子婴杀赵高于斋宫。此时，江淮高邮里下河云川驿通邮，乡人即在云川西北隅建造子婴庙以资纪念。庙前一河遂称子婴河。古时，子婴河源于淮南洪泽，它像一条银色巨龙恣肆汪洋气吞日月直扑东海；隋代开凿通(州)扬(州)大运河，大运河截断洪泽烟雨成了子婴河的源流，子婴河文静了许多，明媚了许多。春来秋往，袅袅一川杨柳碧，幽幽千顷稻花香。

房一松敲着铜锣领头走向桥南说：上街！房一松高挑个儿紫酱脸，他是子婴庙小学校工的儿子，省立扬州中学学生。哐哐哐，铜锣沙着嗓子叫；咚咚咚、咚咚咚，皮鼓挺着肚子吼。背鼓的少年贺汀，云川中心小学应届毕业生。敲鼓的姑娘万亨英是中心小学校长万晓轩的女儿，扬中乡村师范科学生。锣鼓沿西河边南下，小孩越跟越多。

一只金黄色野狗摇着尾巴兴奋地跑前跑后，不时汪汪叫唤几声。

天主堂拱门内走出法国神父金发碧眼瓦尔特，他盯着大块头李明仁举着的标牌问：哪个主讲？梳着齐耳短发的万亨英插话：我叔叔万晓天主讲。瓦尔特摇头晃脑，蛮好，我就去。他同万晓天已有九年之久的友谊，情同手足。

锣鼓队向东拐进西街，坐北朝南的禹王庙大门紧闭，东侧门门外挂着一块白底红字“云川镇商会”招牌。相传大禹治水导淮入海到过云川，

乡人建此禹王庙以资纪念。锣鼓敲出商会会长张兆祥，他弥勒佛般笑咪咪热心地拍着肥厚手掌，欢迎，欢迎。1940年冬云川沦陷时，他作维持会长也是这般笑咪咪拍着肥厚手掌欢迎日本太君的。张学英摇着红三角旗跃上台阶，爸爸，吆喝你们商会的人去听讲！他说：就去，就去。他讨好地冲着女儿振臂高呼：打倒小日本！锣鼓敲过蛋厂，几个下夜班的青工嘻嘻哈哈跟上来。

大黄狗跷起后腿照蛋厂大门门框肆无忌惮撒一泡尿。看门人踢它一脚，它以牙还脚咬他一口。

锣鼓向北敲进中街。中街自古繁华，商店栉比鳞次，街尽头一座孝子祠当街兀立。此处是《二十四孝》中宋代孝子朱寿昌读书处。孝子祠门厅两侧肃立四个青皮光头后生，祠堂内明烛高烧香烟缭绕人影幢幢，云川安清帮帮主汪增号正开香堂收徒。锣鼓在孝子祠门口敲出怒气冲冲的汪增号。他五大三粗却细皮嫩肉。他是云川一霸，平日无事尚且生非，何况今日开香堂收徒盛典平添此种干扰？他气急败坏地大声喝骂：混蛋，敲个卵，停掉！滚滚滚，揍他们，拥在他身后的徒子徒孙摩拳擦掌。汪增号们横行乡里作威作福，是云川的一大祸害。1940年冬鬼子飞机三次轰炸云川，是他们指示的目标；随之鬼子进攻云川，是他们带的路。云川沦陷后，他们是汉奸侦缉队的骨干，汪增号当队长。

房一松年轻气盛，自恃正义在握，挺直腰杆跟他讲理：汪先生，抗日救国匹夫有责，万晓天老师在子婴庙演讲，把你的人带去听讲。他不提万晓天犹可，一提万晓天更教汪增号揪心。他俩同是云川民间出众人物，一个文章人品受人尊敬；一个结伙欺世受人鄙夷。他由自卑到嫉恨，已嫉恨十年。他恨恨地说：万晓天是什么东西？谁去听他胡吹？房一松责备道：你怎么张口骂人？我不但骂人，还要打人呢，他挥手狠打房一松一个耳光。房一松举起铜锣砸他，他揪住房一松拳打脚踢。安清帮徒众从孝子祠内蜂拥而出大打出手。锣鼓队打不过逃不脱处于危急关头。突然，一道金色闪电从中街凌空腾起直扑汪增号，大黄狗张口咬住他的臂膀。他啊哟一声松开手，房一松转身冲出包围圈。大黄狗汪汪叫唤着凶狠地东咬一口西咬一口，酣畅淋漓，所向无敌，咬得安清帮徒众纷纷逃

窜，落花流水。锣鼓队乘机四散开溜。房一松向东再向北拐进后街，他敲着铜锣边跑边叫：流氓打人哟！流氓打人哟……汪增号们操着扁担棍棒跟踪猛追；抓住他！——房一松撒腿冲过后河大桥，沿子婴河北岸风般跑回子婴庙。

子婴庙是座四合院式庙宇。庙场内一松一柏冠盖如云，相传为秦松汉柏。庙门似牌坊，门前端坐一对神气的青石狮。门内是门房。庙堂为三、四年级教室，前厅为一、二年级教室，西厢为教师室、校长室、庶务室，东厢为校长卧室和挂着“子婴书院”牌子的文化沙龙。庙堂后面是后院，后院里有操场、平房和花圃。花圃中有一口古老的枯井。

子婴书院是万晓天的祖父万进创办的，万进是前清秀才。继任者是万晓天的父亲万凤梓。万凤梓在北京上学时参加过“五四运动”，回乡后创办了子婴庙小学，他言行激进，曾领人砸过云川的城隍和佛像，人称“万疯子”。他中风瘫痪后，万晓天继任校长和院长。

房一松跑进前厅，见庙场中人已站满，大多是中小学高年级学生。学生是校长万晓轩领来的。民众是张兆祥等人领来的。

万晓天正在演讲。他中等身材，上着白衬衫下着灰西裤，清癯脸面激昂慷慨成一盆火。同他一起站在庙堂台阶上的人是云川的精英，万晓轩身后站着民众教育馆馆长名儒田清彦、田清高兄弟；瓦尔特身旁是县督学杨汉清、邮政局长赵瑞生、安乐寺住持空了；张兆祥前面是区长贾策洪和国民党区党部书记长甄辉柏。他们是子婴书院文化沙龙常客。贾策洪和甄辉柏是万晓天读上海沪大时的同学。云川沦陷后他俩是汪记区长和汪记区党部书记长。

房一松刚跨上庙堂台阶，汪增号们气势汹汹拥进了前厅。汪增号一见庙中形势心凉半截。万晓天以为他们是来聆听讲演的民众，伸手指唤：请到前面来听讲。学生们哗地一声让出一条通道。邪不压正，汪增号心虚气馁，进不是退也不是，他迟疑片刻，心一横举起手杖说：姓万的你过来！万晓天这才看清这云川人痛恨的恶人，估摸他是来寻衅闹事的。他要他稍等片刻。他转向听众说：同学们，先生们，卢沟桥事变的起因、背景、前途和我们的态度已经讲完，今天先讲到这儿。下面喊口号，

他领着大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到底！”、“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祖国万岁，万万岁！”呼完口号，他宣布散会，听众散去。

万晓天大步走到汪增号面前问：汪先生有何贵干？汪增号看看万晓天又看看跟在他后面的云川上层人物，腿肚禁不住阵阵发颤。流氓毕竟是流氓，一不做二不休，老子就是流氓怎么的！他鼓起泼皮精神，伸手指着万晓天的鼻子喝道：姓万的，你的锣鼓队乱冲我的香堂，你的大黄狗咬伤我的胳膊，还咬伤我的徒弟们。你把锣鼓队和大黄狗交出来！

万晓天一怔：什么锣鼓队大黄狗？莫明其妙！房一松站出说：锣鼓队是我搞的，我们没有乱冲你的香堂，大黄狗跟我们没有关系，你去问大黄狗。汪增号冲上来抓住房一松，你小子跟我走！

放肆！万晓天冲着汪增号大喝一声：放开他！贾策洪走上来骂道：混账汪增号，这是什么地方，容得你胡闹？甄辉柏也走来申斥：你又想坐班房啦？快滚！汪增号因兴风闹事坐过两次班房。他不敢再凶，只得点头哈腰连声说：是是是，我就走。他一招手领着徒众灰溜溜退出庙门。

众人散去，万晓天招呼锣鼓队的小青年进子婴书院沙龙就座。沙龙宽敞清洁，室中一张硕大的画桌上整齐地摆放着文房四宝，画桌四边围着木椅，壁上挂满字画，云川精英们的作品。特别引人注目的字画一是东壁正中田清彦的写意山水中堂，意蕴幽远。二是万晓天的狂草立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气韵生动。三是瓦尔特的柳体立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稚拙风趣。南壁一排书柜书香扑鼻。北壁一架立式钢琴，九年前瓦尔特赠送的。

青年们围着画桌坐定，万晓天说：你们是热血青年，跟你们讲深些。第一、这次日军在卢沟桥发动的战争是蓄谋已久的，灭亡中国是日本的既定国策，所以鬼子的进攻不会停止，我们不要有丝毫幻想；第二、国民党无能领导全国抗日战争，东北三省眨眼丧失就是前车之鉴；第三、经我多年学习、观察和思考得出的结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我们要千方百计找到共产党。他站起身踱到房一松身后继续说：十多年前我和贾策洪、甄辉柏在上海沪大读书，贾策洪信仰共产主义参加了共产党；

甄辉柏信仰三民主义参加了国民党；我信仰 Anarchisme 即无政府主义，无党无派。三人先后返乡，甄辉柏当上国民党云川区区党部书记长，贾策洪当上共产党云川地下区委书记，我在这儿当校长。后来，贾策洪被捕，甄辉柏策动他叛变，他出卖了组织，云川的共产党人被国民党一网打尽。他就当上了国民党的区长，被他出卖的共产党人除个别叛徒外，均遭国民党秘密杀害。一松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他伤感地抚摸一会儿房一松抽搐的肩头继续说：如果日本鬼子打到云川，贾、甄两个政客能领导我们打鬼子吗？肯定不能。我们只能依靠自己，依靠民众，依靠共产党，首先依靠自己。当前头等大事是宣传抗日，唤起民众，要做好这件事就要组织起来。我提议成立抗日青年……就叫歌咏队吧，名称轻点好，抗日青年歌咏队，怎么样？

房一松说：抗日青年歌咏队的名称很好。

万晓天说：好，就叫抗日青年歌咏队。房一松当队长，李明仁当副队长，其他人当干事，搭起架子逐步扩大。队部设此处。房一松说：万老师德高望重，你当队长。万晓天说：我不是青年，当队长不合适。我做你们的后盾。大家说：同意。万晓天说：唱个歌。房一松说：唱《义勇军进行曲》。万晓天说：好，我指挥，大家起立！他举起双手说声预备——唱！大家在他的指挥下高声歌唱起悲壮的《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唱罢《义勇军进行曲》，大家兴犹未尽，万亨英缠住万晓天说：叔叔，弹一首钢琴乐曲！万晓天掀起琴盖说：好，弹一首钢琴乐曲。他坐下想了想说：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就要具有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时代在召唤英雄，我弹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大家欢欣雀跃。

“英雄”第一乐章，两个强奏和弦之后，清亮流畅的快板生机勃勃，热情的快板从低音部上行展开，呈现出坚强果敢的主题，乐声气势恢弘。音响的洪流汹涌澎湃，浩浩荡荡，冲向蓝天，冲向光明，冲向胜利……“英

雄”豪迈的旋律，旗帜般在子婴河阳光璀璨的上空久久飘荡。

# 第一卷



# 第一章

1928年秋天的一个黄昏。当当当、当当当……子婴庙门楼上的铜钟响起清亮的韵律。放晚学了。万晓天向拉钟绳敲钟的校工房启太点点头，走出庙门，向子婴大桥走去。

房启太年近三十，高高个儿，身着黑色夹袄夹裤，一脸忠厚。他是中共云川地下党区委书记贾策洪介绍入党的中共正式党员。

子婴庙门楼上的铜钟是明朝万历年代制造的祭器，万凤梓创办子婴庙小学时将这具铜钟从庙堂里移到门楼上，作为子婴庙小学报时的工具。这具铜钟的钟声洪亮清脆，响彻云天，云川民众闻钟醒神十分喜爱这具铜钟的钟声，他们听到钟声觉得是一种美妙的精神享受。子婴庙小学的钟声已成为云川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喜爱钟声，更喜爱这古老的铜钟。可是这具铜钟命途多舛，后来遭受过三次劫难。第一次劫难，云川沦陷时，日本鬼子抢走了这具铜钟，将它同其它赃物一道运去日本。失去铜钟，失去钟声，失去了家园失去了自由的云川人像失掉魂魄似的空落落地难过。鬼子投降后，万晓天参加一个追赃代表团到日本追赃，历尽艰难，终于将这具铜钟追了回来。第二次劫难，“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年，红卫兵“破四旧”将这具铜钟从钟楼上摘下正欲砸碎，突被好心人抢夺到手传送至农村隐藏十年之久；争夺此钟时还付出一个善良女人的宝贵生命。第三次劫难，进入九十年代，商品经济大潮冲来，社会沉渣泛起，道德败坏，盗贼猖獗，此钟被盗贼偷走，流入香港达六年之久；香港回归祖国前夕，万晓天的女儿花20万元港币购买到手转赠子婴庙才完璧归赵。详见后叙。

放晚学的学生纷纷走出校门向四方分流，向南进街的低年级学生在万晓天的照顾下走过子婴大桥。去年他自沪返乡当校长起，开学期间每天如此，他觉得是责任也是乐趣。

天空晴朗，南风和畅，夕阳西下，子婴河水欢快地唱着抒情的歌。万晓天迎风独立于子婴大桥上手扶桥栏西眺，水乡的黄昏给予他一种独特的审美享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于是唐诗宋词子婴河水般向他涌来。他脱口吟唱：霓裳仙籁彩霞里，淡泊祥和是吾乡。欲借子婴东逝水，心香托寄天一方。“心香托寄天一方”他是有感而发的。他在上海读书时，同一位名叫文阿文的女同学相亲相爱。因女方家庭的阻挠未能成婚，他被迫单身返乡接替父亲的事业。一年来，朝朝暮暮，花前月下，他心里总萦绕着对阿文的思念……

阿天！一个身材修长面容姣好的修女领着一个高个儿神父走上子婴大桥。

阿文！万晓天抓住她的手说：你终于来了，我正在思念你哩！

谢谢，她抽出手介绍道：这是上海教区新派来云川天主堂主持教务的神父瓦尔特。

我是在上海长大的法国人，祖籍 Paris(巴黎)。瓦尔特向他伸出手，请万先生多多关照！

万晓天握一握瓦尔特的手，欢迎你来云川天主教堂主持教务。

阿文是沪大医学院毕业生。万晓天在沪大文学系读书四年，同她恋爱四年。阿文幼年丧母，她的父亲是法租界天主教霞飞路教区的主教，她的小姑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是这位独身的小姑带大的。两位上人不反对她的选择，但万晓天必须入教必须留在上海方能成婚。这两个条件万晓天都不能接受。当年万凤梓砸城隍砸菩萨，他小小年纪就跟着父亲动过手动过脚，远鬼神的家教溶入了他的血液。他认为中国需要的是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宗教是迷魂汤，误人误国，岂能入教！他信仰安那其主义，他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包括上帝的权威。他的心不允许他违背自己的信念。他的父亲中风瘫痪，子婴庙小学和子婴书院需要他回乡主持，他觉得返乡才是他实现教育救国理想的正路。他爱阿文，他希望阿文同他一道返乡。阿文也爱他，但她生性软弱，冲不破亲情的闸门。他只好独自返乡，但他还热爱着阿文，他的身心还守着阿文。万晓天返乡后，阿文忧伤得无以自遣，在父亲和小姑的怂恿下，一头扎进上帝

的怀抱当上了修女。但她旧情难忘，修道院的生活未能磨灭掉她对万晓天的一种深沉的痛苦的思念。她乘云川天主教堂新老神父交接之机，陪同瓦尔特前来云川探望万晓天，以解相思之苦。

他们在子婴书院文化沙龙寒暄之后，瓦尔特活跃起来，万先生，贝尔堂神父对我说，二先生年轻有为，多才多艺，德高望重。他想了想说：中国唐代诗人李白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就是我仰慕万先生的一种心情。

世人谁不爱听奉承？万晓天跟你我一样也爱听奉承。他听了瓦尔特的奉承虽然嘴里连说过奖过奖，心里却飘飘然十分自在。他对瓦尔特产生了一见如故的好感。他说：小时候，贝尔堂神父教过我弹钢琴，我衷心感谢他！瓦尔特说：哦，你会弹钢琴，我对钢琴却一窍不通，贝尔堂留下的钢琴于我无用，送给你，我要人给你抬过来。万晓天连连摇手，不不不，这么贵重的物品怎么能白要。瓦尔特说：等价交换，你送一幅自己的狂草和这一幅古画给我。他指着壁上郑板桥的“冗繁削尽留清瘦”的墨竹立轴。万晓天心想，好精明的法国佬！

万晓天说对了，法国人为处事相当精明，像我国上海人那么精于算计，不像美国人那么大而化之大少爷作风。

万晓天答道：可以，可以，但是我得说清楚，这幅郑板桥的墨竹不是真迹，它是一件赝品。瓦尔特和阿文同声惊诧：赝品！？万晓天点点头，是的，是赝品。真迹在我父亲那儿，那是他的命根子。瓦尔特端详着赝品“墨竹”说：请问万先生，怎样鉴别中国文物字画的真伪呢？他微微一笑，这可是一种很玄妙的本领，说来话长。简单说吧，鉴别中国文物字画的功夫首先在字画之外，重在了解历代典籍和社会风貌，即人物、习俗、历史诸方面的情形，这些方面的知识越丰富，鉴别能力越高；还要多看名人字画，多看已知的赝品，比较其风骨、印鉴、宣纸的成色等，实践出真知，久而久之就具有一定的鉴别能力。瓦尔特叹息一声，鉴别难，学会鉴别更难，难于上青天。好了，这幅“墨竹”赝品就赝品，我要。你的狂草不会是赝品吧？哈哈哈……三人哈哈大笑。

“写”，万晓天在画桌上铺开宣纸。他执笔濡墨，凝神敛气，似觉情感

的洪流激荡于胸膛，一股浩然之气从丹田冉冉上升，瞬息随血液流至手掌，从执笔之手指袅袅流出，于是笔随指舞，字从气生，洋洋洒洒写道：

### 七 绝

霓裳仙籁彩霞里，  
淡泊祥和是吾乡。  
欲借子婴东逝水，  
心香托寄天一方。

万晓天戊辰之秋赠瓦尔特神父

草书狂放逸荡，气象万千。瓦尔特鼓掌，好字，大家手笔，名不虚传！  
万晓天意犹未竟，又铺开一张宣纸，笔舞龙蛇，一挥而就：

### 七 绝

关雎唱彻非春梦，  
比翼双飞恨不能。  
若得天公施小惠，  
当垆伴读有文君。

万晓天戊辰之秋赠阿文

他放下笔说：阿文，这幅狂草立轴赠送给你。阿文道声谢谢！

万晓天自幼在祖父的管教下习画练字，画法吴道子；字从颜真卿，长大改从“颠张狂素”（张旭和怀素）学狂草。他觉得，在祖国书画悠久的传统中，每个书画家都背负着民族文化的沉重和沧桑。要推陈出新，大胆独创，才能有成，才能无愧于历史的托付。历经刻苦磨练，他在狂草书法上终于突破前人，独树一帜。他的狂草在飞扬飘逸中透露出一种冷峻的骨力，饱含着雄奇不屈的品格。因此，他的狂草遐迩闻名，润笔甚丰。他的字画收入不菲。

瓦尔特走到立轴前，摇头晃脑小声吟哦第一幅立轴，搔搔金色卷发，蓝眼珠转一圈说：万先生，按照诗词格律，此诗尾联的对句应是平平仄仄仄平平，可是“心香托寄天一方”却是平平仄仄平仄平，这是疏忽呢，还是别有洞天？万晓天说：哦，你的汉学功底不浅！不过，你只知其一，不知

其二其三。通常情况如你所说，此诗尾联的对句应是平平仄仄仄平平，但是，有时为免以辞害意，格律允许拗救，此句的第六字应是平，我用了仄叫做拗；拗要救，我就在第五字用个平叫做救，协律了。由于这种句式具有别样情趣的音乐性，有的诗人时常有意用之以增加诗的韵味，从而它成了约定俗成的律句。其三，这是一首绝句，绝句是律绝和古绝的统称，上述的其一其二仅就律绝而言，如是古绝（即古风绝句），格律相当宽泛，所以绝句的格律有严有宽，律绝严，古绝宽。那么对七绝或五绝的格律就不能苛求，因为它可以是格律宽泛的七言古绝或五言古绝的简称。明白了吧？瓦尔特点点头，明白了。他又摇头晃脑小声吟哦第二幅立轴的诗句。吟完他说：第一句用的《诗经》开篇“关雎”之典，意思是两人深深地相爱不是梦幻，是真实的存在；第二句是恼恨不能结婚；第三句是要上帝发个慈悲帮帮忙；这第四句“当垆伴读有文君。”我就不甚明白了，请万先生指点一番。万晓天要阿文解答。阿文脸一红，我可不是小寡妇。万晓天嗨了一声，比兴嘛，怎能如此拘泥！诗无达诂，你能说多少就说多少。阿文俏笑着摇摇头，弗讲阿拉就是弗讲。万晓天说：好好好，我讲。他从书架上抽出《史记》翻出“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递给神父，第四句就是用的这里面的典。汉代才女卓文君寡居在家，与司马相如相恋，后同司马相如私奔，当垆卖酒维持生计。懂了吗？瓦尔特说：懂了，你是用卓文君比阿文，要阿文到这儿来同你结婚。万晓天笑道：你真聪明。瓦尔特说：不行不行，她是主的女儿，主不允许。他说：走着瞧，苍天有眼，天公会允许的。神父说：走着瞧。你们聊，我回教堂取钢琴。万晓天在立轴上钤盖朱砂印章，神父卷起他的字画走了。

参观参观我的卧室，他推开北壁的房门，请！阿文走进卧室一看，一床一橱一箱一桌一椅，门旁放着一副哑铃，西壁挂着一把带鞘的宝剑和一把带鞘的大刀，简朴整洁。她对他知之甚深，觉得他的住处同她的想象相差无几。

万晓天顺手关上房门，室内刹那昏暗得神秘莫测，一种温馨的柔情在暗淡的光景中流动，室内空气似金红的地火静静地燃烧。万晓天控制不住内心如火的激情，他伸开双臂抱住了阿文。阿文颈窝里散发出一种